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 第三十三卷 楊抽馬甘請杖 富家郎浪受驚

敕使南來坐畫船，袈裟猶帶御爐煙。無端撞著曹公相，二□皮鞭了宿緣。

這四句詩乃是國朝永樂年間少師姚廣孝所作。這個少師乃是僧家出身，法名道衍，本貫蘇州人氏。他雖是個出家人，廣有法術，兼習兵機送之國。道衍私下對燕王說道：「殿下討得臣去作伴，臣當送一頂白帽子與大王戴。」「白」字加在「王」字上，乃是個「皇」字，他藏著噬嗑，說道輔佐他做皇帝的意思。燕王也有些曉得他不凡，果然面奏太祖，討了他去。後來贊成靖難之功，出師勝敗，無不未卜先知。燕兵初起時，燕王問他：「利鈍如何？」他說：「事畢竟成，不過廢得兩日工夫。」後來敗於東昌，方曉得「兩日」是個「昌」字。他說道：「此後再無阻了。」果然屢戰屢勝，燕王直正大位，改元永樂。道衍賜名廣孝，封至少師之職。雖然受了職銜，卻不肯留髮還俗，仍舊光著個頭，穿著蟒龍玉帶，長安中出入。文武班中曉得是他佐命功臣，誰不欽敬？

一日，成祖皇帝御筆親差他到南海普陀落伽山進香，少師隨坐了幾號大樣官船，從長江中起行。不則數日，來到蘇州碼頭上，灣船在姑蘇館驛河下。蘇州是他父母之邦，他有心要上岸觀看風俗，比舊同異如何。屏去從人，不要跟隨，獨自一個穿著直裰在身，只做野僧打扮，從胥門走進街市上來行走。正在看玩之際，忽見喝道之聲遠遠而來。市上人雖不見□分驚惶，卻也各自走開，在兩邊了讓他。有的說是管糧曹官人來了。少師雖則步行，自然不放他在眼裡的，只在街上搖擺不避。須臾之間，那個官人看看拉近，轎前皂快人等高聲喝罵道：「禿驢怎不迴避！」少師只是微微冷笑。就有兩個應捕把他推來搶去。少師口裡只說得一句道：「不得無禮，我怎麼該避你們的？」應捕見他不肯走開，道是衝了節，一把拿住。只等轎到面前，應捕口裏道：「一個野僧衝道，拿了聽候發落。」轎上那個官人問道：「你是那裡野和尚，這等倔強？」少師只不作聲。那個官人大怒，喝教拿下打著。眾人諾了一聲，如鷹拿燕雀，把少師按倒在地，打了二□板。少師再不分辯，竟自忍受了。才打得完，只見府裡一個承差同一個船上人，飛也似跑來道：「那裡不尋得少師爺到，卻在這裡！」眾人驚道：「誰是少師爺？」承差道：「適才司道府縣各爺多到欽差少師姚老爺船上迎接，說著了小服從胥門進來了，故此同他船上水手急急起來，各位爺多在後面來了，你們何得在此無理！」眾人見說，大驚失色，一哄而散。連抬那官人的轎夫，把個官來撒在地上了，丟下轎子，恨不爺娘多生兩腳，盡數跑了。剛剛剩下得一個官人在那裡。

原來這官人姓曹，是吳縣縣丞。當下承差將出繩來，把縣丞拴下，聽候少師發落。須臾，守巡兩道府縣各官多來迎接，把少師簇擁到察院衙門裡坐了，各官挨次參見已畢。承差早已各官面前稟過少師被辱之事，各官多跪下待罪，就請當面治曹縣丞之罪。少師笑道：「權且寄府獄中，明日早堂發落。」當下把縣丞帶出，監在府裡。各官別了出來，少師是晚即宿於察院之中。次早開門，各官又進見。少師開口問道：「昨日那位孟浪的官人在那裡？」各官稟道：「見監府獄，未得鈞旨，不敢造次。」少師道：「帶他進來。」各官道是此番曹縣丞必不得活了。曹縣丞也道性命只在霎時，戰戰兢兢，隨著解人膝行到庭下，叩頭請死。少師笑對各官道：「少年官人不曉事。即如一個野僧在街上行走，與你何涉，定要打他？」各官多道：「這是有眼不識泰山，罪應萬死，只求老人人自行誅戮，賜免奏聞，以寬某等失於簡察之罪，便是大恩了。」少師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個柬帖來與各官看，即是前詩四句。各官看罷，少師哈哈大笑道：「此乃我前生欠下他的。昨日微服閑步，正要完這夙債。今事已畢，這官人原沒甚麼罪過，各請安心做官罷了，學生也再不提起了。」眾官盡歎少師有此等度量，卻是少師是曉得過去未來的事，這句話必非混帳之語。看官若不信，小子再說宋時一個奇人，也要求人杖責了前欠的，已有個榜樣過了。這人卻有好些奇處，聽小子慢慢說來，做回正話。

從來有奇人，其術堪玩世。

一切真實相，僅足供遊戲。

話說宋朝蜀州江源有一個奇人，姓楊名望才，字希呂。自小時節不知在那裡遇了異人，得了異書，傳了異術。七八歲時，在學堂中便自曉蹊作怪。專一聚集一班學生，要他舞仙童，跳神鬼，或扮個劉關張三戰呂布，或扮個尉遲恭單鞭奪槊。口裡不知念些甚麼，任憑隨心搬演。那些村童無不一一按節跳舞，就象教師教成了一般的，旁觀者實好看。及至舞畢，問那些童子，毫釐不知。一日，同學的有錢數百文在書筒中，井沒人知道。楊生忽地向他借起錢來。同學的推說沒有，楊生便把手指道：「你的錢有幾百幾□幾文見在筒中，如何賴道沒有？」眾學生不信，群然啟那同學的書筒看，果然一文不差。於是傳將開去，盡道楊家學生有希奇術數。年紀漸大，長成得容狀丑怪，雙目如鬼，出口靈驗。遠近之人多來請問吉凶休咎，百發百中。因為能與人抽筒馱馬，川中起他一個混名叫做楊抽馬。但是經過抽馬說的，近則近應，遠則遠應，正則正應，奇則奇應。且略述他幾樁怪異去兒。

楊家居住南邊，有大木一株，蔭蔽數丈。忽一日寫個帖子出去，貼在門首道：「明日午末間，行人不可過此，恐有奇禍。」有人看見，傳說將去道：「抽馬門首有此帖子。」多來爭者。看見了的，曉得抽馬有些古怪，不敢不信，相戒明日午末時候，切勿從他門首來走。果然到了其期，那株大術忽然摧僕下來，盈塞街市，兩旁房屋略不少損，這多是楊抽馬魔樣過了，所以如此。又恐怕人不知道，失誤傷犯，故此又先通示，得免於禍。若使當時不知，在街上搖擺時節，不好似受了孫行者金箍棒一壓，一齊做了肉餅了。

又常持緘帛入市貨賣。那買的接過手量著，定是三丈四丈長的，價錢且是相應。買的還要討他便宜，短少些價值，他也并不爭論。及至買成，叫他再量看，出得多少價錢，原只長得多少。隨你是量過幾丈的，價錢只有尺數，那緘也就只有幾尺長了。

出去拜客，跨著一匹驢子，且是雄健。到了這家門內，將驢繫在庭柱之下，賓主相見茶畢，推說別故暫出，不牽驢去。驢初時叫跳不住，去久不來，驢亦不作聲，看看縮小。主人怪異，仔細一看，乃是紙剪成的。

四川制置司有□年前一宗案牘，急要對勘，年深塵積，不知下落。司中吏胥徬徨終日，竟無尋處。有人教他請問楊抽馬，必知端的。吏胥來問，抽馬應聲答道在某屋某櫃第幾香下，依言去尋，果然即在那裡出來。

一日，眉山琛禪師造門，適有鄉客在座。那鄉客新得一馬，黑身白鼻，狀頗駿異。楊抽馬見了道：「君此馬不中騎，只該送與我罷了。君若騎他，必有不利之處。」鄉客怒道：「先生造此等言語，意欲嚇騙吾馬。」「吾用錢一百好意替你解此大厄，你不信我，也是你的命了。今有禪師在此為證，你明年五月二□日，宿冤當有報應，切宜記取，勿可到馬房看他芻秣；又須善護左肋，直待過了此日，還可望再與你相見耳。」鄉客見他說得荒唐，又且利害，越加忿怒，不聽而去。到了明年此日，鄉客那裡還把他言語放在心上？果然親去喂馬。那匹馬忽然跳躍起來，將雙蹄亂踢，鄉客倒地。那馬見他在地上了，急向左肋用力一踹，肋骨齊斷。鄉客叫得一聲：「阿也！」連吼是吼，早已後氣不接，嗚呼哀哉。琛禪師問知其事，大加驚異。每向人說楊抽馬靈驗，這是他親經目見的說話。

虞丞相自荊襄召還，子公亮遣書來叫所向。抽馬答道：「得蘇不得蘇，半月去非同僉書。」其時僉書未有帶「同」字的，虞公不信。以後守蘇台，到官□五日，果然召為同僉書樞密院事。時錢處和先為僉書，故加「同」字。其前知不差如此。

果州教授關壽卿，名孫。有同僚聞知楊抽馬之術，央他遣一僕致書問休咎。關僕未至，抽馬先知，已在家吩咐其妻道：「快些遭飯，有一關姓的家僕來了，須要待他。」其妻依言造飯，飯已熟了，關僕方來。未及進門，抽馬迎著笑道：「足下不問自家事，卻為別人來奔波麼？」關僕驚拜道：「先生真神仙也！」其妻將所造之飯款待此僕，抽馬答書，備言禍福而去。

原來他這妻子姓蘇，也不是平常的人。原是一個娼家女子，模樣也只中中。卻是拿班做勢，不肯輕易見客。及至見過的客，他就評論道某人是好，某人是歹，某人該興頭，某人該落泊，某人有結果，某人沒散場。恰象請了一個設帳的相士一般。看了氣色，是件斷將出來，卻面前不□分明說，背後說一兩句，無不應驗的。因此也名重一時，來求見的頗多。王孫公子，車馬盈門。中意的

晚上也留幾個，及至有的往來熟了，欲要娶他，只說道：「目前之人皆非吾夫也！」後來一見楊抽馬這樣丑頭怪臉，偏生喜歡道：「吾夫在此了。」抽馬一見蘇氏，便象一向認得的一般道：「原來吾妻混跡於此。」兩下說得投機，就把蘇氏娶了過來。好一似桃花女嫁了周公，家裡一發的陰陽有准，禍福無差。楊抽馬之名越加著聞。就是身不在家，只消到他門裡問著，也是不差的。所以門前熱鬧，家裡喧闐，王侯貴客，無一日沒有在座上的。

忽地一日抽馬在郡中，郡中走出兩個皂隸來，少不得是叫做張千、李萬，多是認得抽馬的，齊來聲諾。抽馬一把拉了他兩人出郡門來，道：「請兩位到寒舍，有句要緊話相央則個。」那兩個公門中人，見說請他到家，料不是白差使，自然願隨鞭鐙，跟著就行。抽馬道：「兩位平日所用官杖，望乞就便帶了去。」張千、李萬道：「到宅上去，要官杖子何用？難道要我們去打那個不成？」抽馬道：「有用得著處，到彼自知端的。」張千、李萬曉得抽馬是個古怪的人，莫不真有甚麼事得做，依著言語，各據了一條杖子，隨到家來。抽馬將出三萬錢來，送與他兩個。張千、李萬道：「不知先生要小人那廂使喚，未曾效勞，怎敢受賜？」抽馬道：「兩位受了薄意，然後敢相煩。」張千、李萬道：「先生且說。將來可以效得犬馬的，自然奉命。」抽馬走進去喚妻蘇氏出來，與兩位公人相見。張千、李萬不曉其意，為何出妻兒子？各懷著疑心，不好做聲。只見抽馬與妻每人取了一條官杖，奉與張千、李萬道：「在下列無相煩，只求兩位牌頭將此杖子責我夫妻二人每人二□杖，便是盛情不淺。」張千、李萬大驚道：「那有此話！」抽馬道：「兩位不要管，但依我行事，足見相愛。」張千、李萬道：「且說明是甚麼緣故？」抽馬道：「吾夫婦目下當受此杖，不如私下請牌頭來完了這業債，省得當場出丑。兩位是必見許則個。」張千、李萬道：「不當人子！不當人子！小人至死也不敢胡做。」抽馬與妻歎息道：「兩位畢竟不肯，便是數已做定，解攘不去了。有勞兩位到此，雖然不肯行杖，請收了錢去。」張千、李萬道：「尊賜一發出於無名。」抽馬道：「但請兩位收去，他日略略用些盛情就是。」張千、李萬雖然推托，公人見錢，猶如蒼蠅見血，一邊接在手裡了，道：「既蒙厚賞，又道是長者賜少者不敢辭，他日有用著兩小人處，水火不避便了。」兩人真是無功受賞，頭輕腳重，歡喜不勝而去。

且說楊抽馬平日祠神，必設六位：東邊二位空著虛座，道是神位。西邊二位卻是他夫妻二人坐著作主。底下二位，每請一僧一道同坐。又不知奉的是甚麼神，又不從僧，又不從道，人不能測。地方人見他行事古怪，就把他祠神詭異說是「左道惑眾，論法當死」，首在郡中。郡中准詞，差人捕他到官，未及訊問，且送在監裡。獄吏一向曉得他是有手段的蹊蹺作怪人，懼怕他的術法利害，不敢另上械枷，曲意奉承他。卻又怕他用術逃去，沒尋他處，心中甚是憂惶。抽馬曉得獄吏的意思了，對付吏道：「但請足下寬心，不必慮我。我當與妻各受刑責，其數已定，萬不可逃，自當含笑受之。」獄吏道：「先生有神術，總使數該受刑，豈不能趨避，為何自來就他？」抽馬道：「此魔業使然，避不過的。度過了厄，始可成道耳。」獄吏方才放下了心。果然楊抽馬從容在監，并不作怪。

郡中把他送到司理楊枕處議罪。司理曉得他是法術人，有心護庇他。免不得外觀體面，當堂鞫訊一番。楊抽馬不辨自己身上事，仰面對司理道：「令叔某人，這幾時有信到否？可惜，可惜！」司理不知他所說之意，默然不答。只見外邊一人走將進來，道是成都來的人，正報其叔訃音。司理大驚退堂，心服抽馬之靈。其時司理有一女久病，用一醫者陳生之藥，屢服無效。司理私召抽馬到衙，意欲問他。抽馬不等開口便道：「公女久病，陳醫所用某藥，一毫無益的，不必服他。此乃後庭朴樹中小蛇為祟。我如今不好治得，因身在牢獄，不能役使鬼神。待我受杖後以符治之，可即平安，不必憂慮！」司理把所言對夫人說。夫人道「說來有因，小姐未病之前，曾在後園見一條小蛇緣在朴樹上，從此心中恍惚得病起的。他既知其根由，又說能治，必有手段。快些周全他出獄，要他救治則個。」司理有心出脫他，把罪名改輕，說：「元非左道惑眾死罪，不過術人妄言禍福」，只問得個不應決杖。申上郡堂去，郡守依律科斷，將抽馬與妻蘇氏各決臀杖二□。原來那行杖的皂隸，正是前日送錢與他的張千、李萬兩人。各懷舊恩，又心服他前知，加意用情，手腕偷力，蒲鞭示辱而已。抽馬與蘇氏盡道業數該當，又且輕杖，恬然不以為意。受杖歸來，立書一符，又寫幾字，作一封送去司理衙中，權當酬謝周全之意。司理拆開，見是一符，乃教他掛在樹上的，又一紅紙有六字，寫道：「明年君家有喜」。司理先把符來試掛，果然女病灑然。留下六字，看明年何喜。果然司理兄弟四人，明年俱得中選。

抽馬奇術如此類者，不一而足。獨有受杖一節，說是度厄，且預先要求皂隸行杖責解攘。及後皂隸不敢依從，畢竟受杖之時，用刑的仍是這兩人，真堪奇絕。有詩為證：

禍福從來有宿根，要知受杖亦前因。

請君試看楊抽馬，有術何能強避人？

楊抽馬術數高奇，語言如響，無不畏服。獨有一個富家子與抽馬相交最久，極稱厚善，卻帶一味狎玩，不肯□分敬信。抽馬一日偶有些事乾，要錢使用，須得二萬。囊中偶乏，心裡想道：「我且蒿惱一個人著。」來向富家借貨一用。富家子聽言，便有些不然之色。看官聽說，大凡富家人沒有一個不慳吝的。惟其看得錢財如同性命一般，寶惜倍至，所以錢神有靈，甘心跟著他走：若是把來不看在心上，東手接來西手去的，觸了財神嗔怒，豈肯到他手裡來？故此非怪不成富家，才是富家一定慳了。真個「說了錢便無緣」。這富家子雖與楊抽馬相好，只是見他興頭有術，門面撮哄而已。忽然要與他借貸起來，他就心中起了好些歹肚腸。一則說是江湖行術之家，貪他家事起發他的，借了出門，只當捨去了。一則說是朋友面上，就還得本錢，不好算利。一則說是借慣了手腳，常要欺動，是開不得例子的。只回道是「家間正在缺乏，不得奉命」。抽馬見他推辭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好替你借，你卻不肯。我只教你吃些驚恐，看你借我不迭。那時才見手段哩！」自此見富家子再不提起借錢之事。富家子自道回絕了他，甚是得意。

偶然那一日獨自在書房中歇宿，時已黃昏人定，忽聞得叩門之聲。起來開看，只見一個女子閃將來，含顰萬福道：「妾東家之女也。丈夫酒醉逞凶，橫相逼逐，勢不可當。今夜已深，不可遠去。幸相鄰近，願借此一宿。天未明即當潛回家裡，以待丈夫酒醒。」富家子看其模樣，盡自飄逸有致，私自想道：「暮夜無知，落得留他伴寢。他說天未明就去，豈非神鬼不覺的？」遂欣然應允道：「既蒙娘子不棄，盡此時沒人知覺，安心共寢一宵，明早即還尊府便了。」那婦人並無推拒，含笑解衣，共枕同衾，忙行雲雨：

一個孤館寂寥，不道佳人猝至；一個夜行淒楚，誰知書舍同歡？兩出無心，略覺情形忸怩；各因乍會，翻驚意態新奇。未知你弱我強，從容試看；且自抽離添坎，熱鬧為先。

行事已畢，俱各困倦。

睡到五更，富家子恐天色乍明，有人知道，忙呼那婦人起來。叫了兩聲，推了兩番，既不見聲響答應，又不見身子展動。心中正疑，鼻子中只聞得一陣陣血腥之氣，甚是來得狠。富家子疑怪，只得起來挑明燈盞，將到牀前一看，叫聲：「阿也！」正是分開八片頂陽骨，澆下一桶雪水來。你道卻是怎麼？原來昨夜那婦人身首，已斃做三段，鮮血橫流，熱腥撲鼻，恰象是才被人殺了的。富家子慌得只是打顫，心裡道：「敢是丈夫知道趕來殺了他，卻怎不傷著我？我雖是弄了兩番，有些疲倦，可也忒睡得死。同睡的人被殺了，怎一些也不知道？而今事已如此，這屍首在牀，血痕狼藉，修忽天明，他丈夫定然來這裡討人，豈不決撒？若要並疊過，一時怎能乾淨得？這禍事非同小可！除非楊抽馬他廣有法術，或者可以用甚麼障眼法兒，遮掩得過。須是連夜去尋他。」

也不管是四更五更，日裡夜裡，正是慌不擇路，急走出門，望著楊抽馬家用亂亂攙攙跑將來。擂鼓也似敲門，險些把一雙拳頭敲腫了。楊抽馬方才在裡面答應，出來道：「是誰？」富家子忙道：「是我，是我。快開了門有話講！」此時富家子正是急驚風撞著了慢郎中。抽馬聽得是他聲音，且不開門，一路數落他道：「所貴朋友交厚，緩急須當相濟。前日借貸些少，尚自不肯，今如此黑夜來叫我甚麼乾？」富家子道：「有不是處且慢講，快與我開開門著。」抽馬從從容容把門開了。富家子一見抽馬，且哭且拜道：「先生救我奇禍則個！」抽馬道：「何事恁等慌張？」富家子道：「不瞞先生說，昨夜黃昏時分，有個鄰婦投我，不合留他過夜。夜裡不知何人所殺，今橫屍在家，乃飛來大禍。望乞先生妙法救解。」抽馬道：「事體特易。只是你不肯顧我緩急，我顧你緩

急則甚？」富家子道：「好朋友！念我和你往來多時，前日偶因缺乏，多有得罪。今若救得我命，此後再不敢吝惜在先生面上了。」抽馬笑道：「休得驚慌！我寫一符與你拿去，貼在所臥室中，亟亟關了房門，切勿與人知道。天明開看，便知端的。」富家子道：「先生勿要我！倘若天明開看仍復如舊，可不誤了大事？」抽馬道：「豈有是理！若是如此，是我符不靈，後來如何行術？況我與你相交有日，怎誤得你？只依我行去，包你一些沒事便了。」富家子道：「若果蒙先生神法救得，當奉錢百萬相報。」抽馬笑道：「何用許多！但只原借我二萬足矣。」富家子道：「這個敢不相奉！」

抽馬遂提筆畫一符與他，富家子袖了急去。幸得天尚未明，慌慌忙忙依言貼在房中。自身走了出來，緊把房門閉了，站在外邊，牙齒還是捉對兒廝打的，氣也不敢多喘。守至天大明瞭，才敢走至房前。未及開門，先向門縫窺看，已此不見甚麼狼藉意思。急急開進看時，但見乾乾淨淨一牀被臥，不曾有一點漬汗，那裡還見甚麼屍首？富家子方才心安意定，喜歡不勝。隨即備錢二萬，並吩咐僕人攜酒持肴，特造抽馬家來叫謝。抽馬道：「本意只求貨二萬錢，得此已勾，何必又費酒肴之惠？」富家子道：「多感先生神通廣大，救我難解之禍，欲加厚酬，先生又吩咐只須二萬。自念莫大之恩，無可報謝，聊奉後酒，圖與先生遣興笑談而已。」抽馬道：「這等，須與足下痛飲一回。但是家間窄隘無趣，又且不時有人來尋，攪擾雜沓，不得快暢。明日攜此酒肴，一往郊外盡興何如？」富家子道：

「這個絕妙！先生且留此酒肴自用。明日再攜杖頭來，邀先生郊外一樂可也。」抽馬道：「多謝，多謝。」遂把二萬錢與酒肴，多收了進去。富家子別了回家。

到了明日，果來邀請出遊，抽馬隨了他到郊外來。行不數裡，只見一個僻淨幽雅去處，一條酒帘子，飄飄揚揚在這裡。抽馬道：「此處店家潔靜，吾每在此小飲則個。」富家子即命僕人將盒兒向店中座頭上安放已定，相拉抽馬進店，相對坐下，喚店家取上等好酒來。只見裡面一個當壚的婦人，應將出來，手拿一壺酒走到面前。富家子抬頭看時，吃了一驚。原來正是前夜投宿被殺的婦人，面貌一些不差，但只是象個初病起來的模樣。那婦人見了富家子，也注目相視，暗暗癡想，象個心裡有甚麼疑惑的一般。富家子有些鴟突，問道：「我們與你素不相識，你見了我們，只管看了又看，是甚麼緣故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好教官人得知，前夜夢見有人邀到個所在，乃是一所精緻書房，內中有少年留住。那個少年模樣頗與官人有些廝象，故此疑心。」富家子道：「既然留住，後來卻怎麼散場了？」婦人道：「後來直到半夜方才醒來，只覺身子異常不快，陡然下了幾鬥鮮血，至今還是有氣無力的。平生從來無此病，不知是怎麼樣起的。」楊抽馬在旁只不開口，暗地微笑。富家子曉得是他的作怪，不敢明言。私念著一響歡情，重賞了店家婦人，教他服藥調理。楊抽馬也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張符來付與婦人，道「你只將此符貼在睡的牀上，那怪夢也不做，身體也自平復了。」婦人喜歡稱謝。

兩人出了店門，富家子埋怨楊抽馬道：「前日之事，正不知禍從何起，原來是先生作戲。既累了我受驚，又害了此婦受病，先生這樣要法不是好事。」抽馬道：「我只召他魂來誘你。你若主意老成，那有驚恐？誰教你一見就動心營勾他，不驚你驚誰！」富家子笑道：「深夜美人來至，遮莫是柳下惠、魯男子也忍耐不住，怎教我不動心？雖然後來吃驚，那半夜也是我受用過了。而今再求先生致他來與我敘一敘舊，更感高情，再容酬謝。」抽馬道：「此婦與你元有些小前緣，故此致他魂來，不是輕易可以弄術的，豈不怕鬼神貴罰麼？你夙債原少我二萬錢，只為前日若不如此，你不肯借。偶爾作此頑耍勾當，我原說二萬之外，要也無用。我也不要再謝，你也不得再妄想了。」富家子方才死心塌地敬服抽馬神術。抽馬後在成都賣卜，不知所終。要知雖是絕奇術法，也脫不得天數的。

異術在身，可以驚世。若非夙緣，不堪輕試。

杖既難逃，錢豈妄覲？不過前知，遊戲三昧。